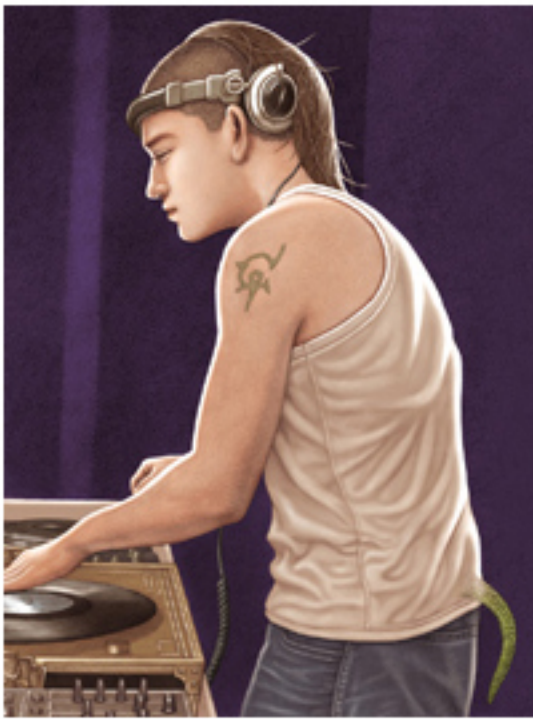


畫尾



上周末下午，我探訪了因意外昏迷三個月，甫於上周乍醒出院的葉君。

葉君復原神速，原本陰鬱的個性也變得開朗，彷彿換了個人似的。我們沒聊多久，夕陽斜暉即遍灑滿室，葉君陡像個興奮出遊的小孩拿起數位相機，高呼道：「走，到外頭走走。」

在人行道上，我們遇到一對母子——小男孩生根般站在原地不動，無論母親如何軟硬兼施都勸動不了他。就我對小男孩表情動作的觀察，心想他應是位自閉兒。

葉君悄悄按下快門，閃光燈的明滅像招呼一樣，吸引了一直注視自己手背的小男孩目光。葉君蹲下身，再以輕柔語調道：「小朋友，媽媽今天會改走這條路，是因為原來回家的路在施工不通，就像鯨魚游到被大石頭堵住的路，只好調頭換路走。」

小男孩在斜睨了葉君一眼後，便又再低頭注視手背，但嘴裡卻開始喃喃重覆葉君的話：「鯨魚調頭換路走，鯨魚調頭換路走……」沒多久，小男孩就開始兀自慢行。

母親見狀即先輕拉住小男孩，再轉頭驚疑地問葉君：「你怎麼知道我是因為道路施工換路走才惹小齊生氣？而且，還知道小齊喜歡鯨魚？」

「我猜的，我猜小齊一定也很喜歡游泳。放他盡興去游吧！將來定有成就。」

母親繼以睜得更大的眼睛連搖著頭說：「我不知該說什麼，總之，非常感謝你。以後小齊游泳，我會盡可能放手讓他游。」

望著母子漸遠的背影，我禁不住好奇：「知賢，剛剛怎麼回事？」

「有方，全都因為我看到尾巴。」

「尾巴？」

「從昏迷醒來那天起，我忽然發現自己能看到人的尾巴。像剛剛那個小男孩，就有條非常強健漂亮的人魚尾巴，而且藉由尾巴，我還能感應到小男孩內心的想法及其潛能。」

當下，換我瞠目結舌地怔視葉君。

「走吧！我還得再拍幾張照片。」

循著震耳新潮的舞曲聲，我們來到一家百貨公司的前庭廣場，在臨時搭起的小舞台上，正上演著流行時裝秀。

葉君拿相機朝舞台邊控樂的DJ男孩照了張相，並開口說：「這大男孩有條短短的烏龜尾巴。他熱愛音樂，對音樂有見地，也很堅持。」

葉君又提起相機拍下舞台上搔首弄姿的女模特兒，再喃喃道：「這位模特兒有條大又蓬鬆的松鼠尾巴。她很上進，不但因家貧半工半讀，還幫家裡攢弟弟學費。」

離開時裝秀現場，走沒一百公尺，我們便因腹闕空城而走進一家小吃店。

點完餐，葉君隨即起身找老闆閒聊幾句，最後再懇請老闆讓他拍照。

拍完照回到座位，葉君轉著頭直望老闆的背影說：「這位老闆身後有一大叢金黃燦亮的公雞尾巴。他每天天還沒亮就起床工作，很喜歡邊燉排骨邊高歌……」

葉君話還沒說完，老闆便已轉身端湯走來。藥燉排骨一落桌，香氣、熱氣即如冬陽般拂過我的臉。

「有方，這是幸福的味道。」

「嗯，我同意。」

在大快朵頤舔了舔滑溜到嘴角的幸福味道後，我們開始往回走。直到我們行至依舊人氣沸騰的百貨公司前，葉君忽然隨性換了條巷子走。

巷子裡，七里花香宛若夜河一樣在水銀燈下飄流著，驀地，我們瞥見不遠處，有位白髮白鬍的拾荒老者正哈腰撿拾掉落滿地的大小紙箱與雜物。我們快步趨前幫忙，且在贏得老先生不住地點頭道謝後，葉君也乘勢拍了照。

「老先生有條巨大又堅實的紫蠍尾巴。他樂觀知命，做事踏實，而且，對長年臥病在床的老婆不離不棄。」等老先生離開後，葉君才淡淡說道。

待我們漫步走到我停在巷口的福特車前，葉君突然掬起笑臉說道：「有方，我知道你為什麼不問我你長的是什麼尾巴。因為，你怕我說了，會剝奪你想像自己有條長恐龍尾巴的樂趣。」

在葉君精準說出我內心的想法之後，覺得自己在他面前就像個透明人似的，也對他能看見人尾這件事不再存疑。

葉君再將手裡的數位相機遞給我：「有方，相機拿去。你是畫畫高手，麻煩你為我幫他們畫上尾巴。」

「？」

葉君當然知道我在困惑什麼：「好友，因為我很希望你能看到尾巴，那些，都是幸福的樣子。」